

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集

下 冊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集

李 青 崖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莫泊桑寫的中短篇小說約近三百篇。本選集系根據一九五四年蘇聯出版的俄譯莫泊桑小說選集的目錄譯成，總共六十二篇。凡是莫泊桑的一些最有意義和急需介紹給讀者的中短篇小說，都已選入。

本選集分作上下兩冊出版。在下冊裏共包括了二十四篇。這些中短篇小說都反映了當時法國社會上的種種現實情形：有的揭露了資產階級的種種不合理的事實，有的指責了他們的卑劣無恥的行為，有的諷刺了所謂上流社會裏面的那些偽善人物，有的描寫了勞動人民的善良正直勇敢的性格和他們的男女間的純樸的愛情。

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集

下 冊

莫 泊 桑 著

李 青 崖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76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4 字數 322,000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6,000 定價(6) 1.30 元

目 次

首飾.....	1
蠻子大媽.....	13
寂寞.....	22
乞丐.....	29
密斯哈列蒂.....	36
幸福.....	59
遺產.....	68
小酒桶.....	148
散步.....	156
歸來.....	164
苡威荻.....	173
壁櫥.....	268
俘虜.....	277
出售.....	292
端恩.....	300
洗礼(第二篇).....	312
裴洛姆老板身上的怪物.....	319
珍珠小姐.....	330
愛情.....	350
鈴子大媽.....	357



流浪人..... 363

鄱瓦代尔..... 378

海港..... 389

橄欖田..... 401

附錄：一百万..... 436

首飾

世上的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錯似地，出生在一个小官吏的家庭；我們現在要說的这一个正是这样。她没有陪嫁的資產，沒有希望，沒有任何方法使得一个有錢而出众的人認識她，了解她，愛她，娶她；到末了，她將將就就和教育部的一個小科員結了婚。

不能够講求裝飾，她是朴素的了，但是不幸得像是一个降了等的女人；因为妇女們本沒有階級，沒有門第之分，她們的美，她們的丰韵和她們的誘惑力就是供她們做出身和家世之用的。她們的天生的机警，出众的本能，柔順的心灵，構成了她們唯一的階級，而且可以把民間的女子提得和最高的貴婦人一样高。

覺得自己本是为了一切精美的和一切豪華的事物而生的，她不住地熬着痛苦了。由于自己房屋的寒儉，牆壁的粗糙，家具的陈旧，衣料的庸俗，她熬着痛苦了。这一切，在另一个和她同等的婦人心中，也許是不会注意的，然而她却因此伤心，又因此懊惱。那个替她照料瑣碎家务的勃雷大臬省^①的小女傭人的样子，在她身上提醒了种种憂苦的遺憾和胡思乱想。她夢想着那些靜悄悄的接待室，如何蒙着东方的幃幕，如何点着青銅的高脚灯檠，如何派着两个身穿短褲子的高个兒侍应生听候指使，而两个侍应生受到空气暖爐^②的困人温度都在大型的圈椅上打盹。她夢想那些披着古代壁衣^③的大客廳，那些擺着無从估价的磁瓶的精美家具；她夢想那

些精致而且芬芳的小客廳，自己到了午后五点光景，就可以和親切的男朋友在那兒閑談，和那些被妇女界羨慕的并且渴望得到一顧的知名男子在那兒閑談。

然而事实上，她每天吃晚飯的时候，就在那張小圓桌跟前和她的丈夫对面坐下了，桌上盖的白布要三天才換一回，丈夫把那只湯池的盖子一揭开，就用一种高兴的神气說道：“哈！好肉湯！世上沒有比它更好的……”因此她又夢想那些丰盛精美的筵席了，夢想那些光輝燦爛的銀器皿了，夢想那些滿綉着仙境般的園林和其間的古裝士女以及古怪飛禽的壁衣了；她夢想那些用名貴的盤子盛着的嘉肴美味了，夢想那些在吃着一份肉色粉紅的鱸魚或者一份松雞翅膀的时候帶着朗爽的微笑去細听的密談了。

而且她沒有像樣的服裝，沒有珍珠宝貝，甚么都沒有。可是她偏偏只欢喜这一套，覺得自己是为了这一套而生的。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够取悅于人，能够被人羨慕，能够有誘惑力而且被人追求。

她有一个有錢的女朋友，一个在教会女学里的女同学，可是現在已經不再想去看她，因为看了之后回來，她必定十分感到痛苦。于是她由于伤心，由于遺憾，由于失望并且由于憂慮，接連她要哭好几天。

① 勃雷大阜是法國西部濱海一个旧省区，語言習俗均与其他城市，尤其与巴黎相差很大；这样的傭工代价当然比較低。請參閱本选集上册第一九五面的①。

② 在十九世紀以前，空气暖爐是欧洲人的高等御寒設備，其法先使空气在地下室受到大型火爐的高温度，再由牆壁內通風管輸送到上層各室取暖；自蒸气暖爐發明后，前者已成过去的設備。

③ 壁衣是“tapisserie”的意譯，是欧洲的一种美術刺綉，它和我國古代的壁衣或者近代的字画同样是裝飾牆壁的物品；它的底子是一种帆布样的棉織品，时賢譯为“毡”或“毯”，均不妥。

不料某一天傍晚，她丈夫帶着得意揚揚的神氣回來了，手里拿着一個大信封。

“瞧罷，”他說，“這兒有點兒東西送給你。”

她活潑潑地拆開了信封，並且從里面抽出了一張印着這樣語句的請帖：

“教育部長和若爾日·郎波諾太太邀請駱塞爾先生和駱塞爾太太給他倆賞光，於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到本部大樓參加晚會。”

她丈夫希望她一定快活得很，誰知她竟帶着傷心而且生氣的樣子把請帖扔到桌上，冷冰冰地說：

“你教我拿着這東西怎麼辦？”

“不過，親人兒，我原以為你大概是滿意的。你素來不出門，並且這是一個機會，這東西，一個好機會！我費了無窮的力才弄到手。大家都想要請帖，它是很被人爭取的，卻又沒有多少份發給同事們。將來在晚會里看得見政界的全部人物。”

她用一種暴怒的眼光瞧着他，後來她不耐煩地高聲說：

“你教我背上披着甚么到那兒去？”

他以前原沒有想到這一層；支吾地說：

“不過，你穿了去看戲的那件裙袍。我覺得它很好，我……”

瞧見他妻子流着眼淚，他不說話了，吃驚了，心里糊塗了。兩行飽滿的眼淚慢慢地從她的眼角向着口角流下來；他吃着嘴說：

“你有点怎样？你有点怎样？”

但是她用一種堅強的忍耐心鎮住了自己的痛苦，擦着自己那副潤濕了的臉蛋兒，一面用一道寧靜的聲音回答：

“沒有甚么。不過我沒有衣裳，所以我不能夠去赴這個晚會。你倘若有一個同事，他的妻子能夠比我打扮得好些的，你就把這份

請帖送給他。”

他發愁了，接着說道：

“這算是甚么，瑪蒂爾德。要花多少錢，一套像樣的衣裳，以後遇着機會你还可以再穿的，很簡單的？”

她思索了好幾秒鐘，確定她的盤算，並且也顧慮那個數目務必可以由她要求，不至於引起這個節儉科員的一種吃驚的叫喚和一個干脆的拒絕。

末了她遲疑地回答：

“細數呢，我不曉得，不過我估計起來，有四百金法郎，總可以辦得到。”

他的臉色有點兒發青了，因為他手裡正存着這樣一個數目預備去買一枝槍，使得自己在本年夏天的星期裡，可以和幾個打獵的朋友們到南兌爾那一帶平原地方去打鳥。

然而他却回答道：

“就是這樣罷。我給你四百金法郎。不過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晚會的日期已經近了，駱塞爾太太像是發愁的，不放心的，不快活的。然而她的新裙袍卻辦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問她：

“你有点怎样？想想罷，這三天以來，你是很異樣的。”

於是她說：

“沒有一件首飾，沒有一粒寶石，插的和挂的，一點兒也沒有，這件事真教我心煩。我將來的神氣不過是窮酸罷了。現在我幾乎寧可不去赴這個晚會。”

他接着說道：

“你將來可以插戴幾朵鮮花。在現在的時令裡，那是很出色

的。花十个金法郎，你可以買得到兩三朵好看得很的异种玫瑰花。”

她一点也不信服。

“不成……世上最教人受委屈的，就是在許多有錢的女人堆里露窮相。”

但是她丈夫高声叫喚起來：

“你真糊塗！去找你的朋友伏來士潔太太，問她借点首飾罷。你和她的交情，为了这点兒事情是很够的。”

她迸出了一道快活的叫喚：

“这是真的。这一層我当初簡直沒有想过。”

第二天，她到她这位朋友家里去了，向她談起了自己的煩悶。

伏來士潔太太向着她那座嵌着鏡子的大衣櫃跟前走过去，取出一个大的盒子，帶過來打开向駱塞尔太太說：

“你自己选罷，親愛的。”

她最初看見許多手鐲，随后一个用珍珠鑲成的項圈，随后一个威尼斯款式的金十字架，鑲着宝石的，做工非常精巧。她在鏡子跟前試着这些首飾，迟疑不决，沒有法子打定主意离开这些东西，归还这些东西。她老問着。

“你再沒有一点甚么？”

“有的是，你自己找罷。我不曉得哪件合得上你的意思。”

她忽然在一只黑緞子做的小盒子里，發見了一串用金剛鑽鑲成的煉子，那东西真地压得倒一切；于是她的心房因为一种奢望漸漸跳起來。她双手拿着那东西發抖，她把它压着自己裙袍的領子繞在自己的項頸上面了，对着自己在鏡子里的影子出了半天的神。

后来，她帶着滿腔的顧慮迟疑地問道：

“你能够借这东西給我嗎，我只借这一件？”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她跳起來抱着她朋友的項頸，熱烈地吻了又吻，末后，她帶着这件寶貝溜也似地走了。

晚會的日子到了，駱塞爾太太得着了一種成功。她比一般女賓都要漂亮，時髦，迷人，不斷地微笑，並且樂得發狂。一般男賓都望着她出神，探聽她的姓名，設法使人把自己引到她跟前作介紹。本部機要處的人員都想和她跳舞，部長也注意她。

她用陶醉的姿態舞着，用興奮的動作舞着，被娛樂迷住了，她滿意于自己的容貌的勝利；滿意于自己的成績的光榮；滿意于那一切阿諛贊嘆和那場使得女性認為異常完備而且甜美的凱歌，它們給她造成了一種模糊隱約的幸福。所以她甚么都不思慮了。

她是午前四點鐘光景離開的。她丈夫自從半夜十二點鐘光景，就同着另外三位男賓在一間無人理落的小客廳里睡着了；這三位男賓的妻子也正舞得很快活。

他對她的肩頭上披上了那些為了出街而帶來的衣裳，家常用的儉朴的衣裳，這些東西的寒儉意味是和跳舞會里的服裝的豪華氣派相抵觸的。她感到了這一層，於是為了避免另外那些裹着珍貴皮衣的太太們注意，她竟想遁逃了。

駱塞爾牽住了她：

“等着罷。你到外面會受寒。我去找一輛出租的街車來罷。”

不過她絕不聽從他，匆匆忙忙下了台階兒。等得他倆走到街上竟找不着車了；于是他倆開始去尋覓，追着那些被他倆望見遠遠經過的趕車的叫喚。

他倆向着塞納河的河沿走下去，兩個人都是失望的了，渾身冷得發抖的了。末了，他倆在河沿上竟找着了一輛像是夜游病者一樣的舊式轎車——這樣的車子白天在巴黎如同感到自慚形穢，所

以要到天黑以后才看得見它們。

車子把他倆送到殉教街的寓所大門外了，他倆惆悵地上了樓。在她，這算是結束了。而他呢，却想起了自己明天早上十點鐘应当到部。

她在鏡子跟前脫下了那些圍着肩頭的大氅之類，使得自己再從自己的光榮里向自己端詳一回。但是陡然間她發出了一聲狂叫。她已經沒有那串圍着項頸的金剛鑽煉子了！

她丈夫這時候已經脫了一半衣裳，連忙問：

“你有点怎样？”

她發痴似地轉過身來向着他：

“我已經……我已經……我現在找不着伏來士潔太太那串煉子了。”

他張皇失措地站起來：

“甚么！……怎样！……哪兒會有這樣的事！”

于是他倆在那件裙袍的衣褶里，大氅的衣褶里，口袋里，都尋了一個遍。簡直找不到它。

他問道：

“你能够保證離開跳舞會的時候還挂着那東西嗎？”

“對呀，我在部里的過道里還摸過它。”

“不過，倘若你在路上失掉了它，我們可以聽得見它落下去的声响。它应当在車子里。”

“對呀。這是可能的。你可曾記下車子的號碼？”

“沒有。你呢，你當初可是沒有注意？”

“沒有。”

他倆口呆目瞪地互相瞧着。末了，駱塞爾重新着好了衣裳：

“我去，”他說，“我去把我倆步行經過的路綫再走一遍，去看

“看是不是可以找得着它。”

于是他出街了。她呢，連睡覺的气力都沒有，始終沒有換下那套參加晚會的衣裳，就靠在一把圍椅上面，屋子里沒有生火，腦子里也不轉念頭。

她丈夫在七點鐘回家。甚么也沒有找得着。

他走到警察總廳和各報館里去懸一種賞格，又走到各處出租小馬車的公司，總而言之，凡是一種希望上的疑慮推動他去的地方都走了一個遍。

她對着這種駭人的大禍，在同一的驚愕狀態中間整整地等了一天。

駱塞爾在傍晚的時候帶着瘦削灰白的臉回來了；他一點甚么也沒有發見過。

“應當”他說，“寫信給你那個女朋友說你弄斷了那串煉子的搭鉤，現在正教人在那里修理。這樣我們就可以有周轉的時間。”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寫了這封信。

一星期以後，他們任何希望都消失了。並且駱塞爾像是老了五年，高聲說道：

“現在應當設法去賠這件寶貝了。”

第二天，他們拿了從前盛那件寶貝的盒子，照着盒子里面的招牌到了珠寶店里，店里的老板查過了許多賬簿。

“從前，太太，這串煉子不是我店里賣出去的，我只做了這個盒子。”

于是他倆到一家家的首飾店去訪問了，尋覓一件和失掉的那件首飾相同的東西，憑着自己的記憶力做參考，他倆因為傷心和憂愁都生病了。

他們在故宮街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一串用金剛鑽鑲成的念珠，那東西在他們覺得正像他們尋覓的那一串。它值得四萬金法郎。店里可以做三萬六千讓給他倆。

他們所以央求那小店的老板在三天之內不要賣掉這東西。并且另外說好了條件：倘若原有的那串在二月底以前找回來，店里就用三萬四千金法郎收買這串回去。

駱塞爾本存着他父親從前留給他的一萬八千金法郎。剩下的數目就得去借了。

他動手借錢了，向這一個借一千金法郎，向那個借五百，向這里借五枚魯意金元，向另一處又借三枚。他簽了許多借據，訂了許多破產性的契約，向盤剝重利的人，向各種國籍不同^①的放款人打了交道。他損害了自己後半生的前程，他不顧成敗利鈍冒險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姓，并且，想到了將來的苦惱，想到了就會壓在身上的黑暗貧窮，想到了整個物質上的限制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遠景，他感到恐怖了，終於走到那個珠寶商人的櫃台邊放下了三萬六千金法郎，取了那串新的煉子。

在駱塞爾太太把首飾還給伏來士潔太太的時候，這一位用一種不願意的神情向她說：

“你應當早點兒還給我，因為我從前也許要用它。”

她當時並沒有打開那只盒子，這正是她的女朋友耽憂的事。倘若看破了這件代替品，她將要怎樣想？她難道不會把她當做一個賊？

駱塞爾太太認識了窮人的困窘生活了。此外，陡然一下用英

① 法國的高利貸者多數是猶太人，所以此處提出了“國籍”字樣。

雄气概打定了主意，那筆駭人的債是必須償還的。她預備償還它。他們辭退了女傭；搬了家；租了某處屋頂底下的一間閣樓住下。

她認識了種種家務上的粗硬工作了，厨房里可厭的日常任務了。她洗濯杯盤碗碟，在罐子鍋子的油垢底子上斷送了那些玫瑰色的手指頭。內衣和抹布都由她親自用肥皂洗濯再晾到繩子上；每天早起，她搬運垃圾下樓，再把水運到樓上，每逢走完一層樓，就得坐在樓梯上喘氣。並且穿着得像是一個平民婦人了，她挽着籃子走到蔬菜店里，雜貨店里和肉店里去講價錢，去挨罵，極力一個銅元一個銅元地去防護她那點兒可憐的零錢。

每月都應當收回好些借據，一面另外立几張新的去展緩日期。

她丈夫在傍晚的時候替一個商人謄清賬目，时常到了深夜，他還得抄錄那種五個銅元一面的書。

末后，這種生活延長到十年之久。

十年之末，他倆居然還清了全部，全部連同高利貸者的利錢以及由利上加利滾成的數目。

駱塞爾太太像是老了，現在。她已經變成了貧苦人家的強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婦人了。亂挽着头髮，歪歪地系着裙子，露着一雙發紅的手，高聲說話，親自用大量的水洗地板。但是有時候遇着她丈夫到辦公室里去了，她獨自坐在窗前，于是就回想從前的那個晚會，那個跳舞會，在那里，她當時是那樣美貌和那樣快活的。

倘若當時沒有失掉那件首飾，她現在會走到甚么樣的境界？誰知道？誰知道？人生真是古怪的，沒有一定的。無論是害您或者救您，只須有一點點差錯。

然而，某一個星期日，她正走到極樂公園兜個圈子去調劑一周之中的日常勞作，這時候忽然看見了一個帶着孩子散步的婦人。那

就是伏來士潔太太，她始終是年青的，始終是美貌的，始終是有誘惑力的。

駱塞爾太太覺得自己發生感慨了。可是去和她攀談？對的，當然。並且自己現在已經還清了債務，可以徹底告訴她。為甚麼不？

她走近前去了。

“早安，約翰妮。”

那一位竟一點兒也不認識她了，以為自己被這個小資產階級婦人這樣親熱地叫喚是件怪事，她支支吾吾地說：

“不過……這位太太！……我不知道……大概應當是您弄錯了。”

“沒有錯。我是瑪蒂爾德·駱塞爾呀。”

她那個女朋友狂叫了一聲：

“噢！……可憐的瑪蒂爾德，你真變了樣子！……”

“對呀，我過了許多很艱苦的日子，自從我上一次見過你以後；並且種種苦楚也就是為了你！……”

“為了我……這是怎樣一回事？”

“從前，你不是借了一串金剛鑽煉子給我到部里參加晚會，現在，你可還記得？”

“記得，怎樣呢？”

“怎樣，我丟了那串東西。”

“哪兒的話，你早已還給我了。”

“我從前還給你的是另外一串完全相同的。到現在，我們花了十年功夫才付清楚它的代價。在我們甚麼也沒有的人，你明白這件事是不容易的……現在算是還清了賬，我是結結實實滿意的了。”

伏來士潔太太停住了脚步：

“你可是說从前買了一串金剛鑽煉子來賠償我的那一串？”

“对呀，你从前簡直沒有看出來，噯？那兩串东西原是完全相同的。”

說完，她用一陣自負而又天真的快乐神气微笑了。

伏來士潔太太很受感动了，抓住了她兩只手：

“唉！可憐的瑪蒂尔德，不过我那一串本是人造金剛鑽的。頂多值得五百金法郎！……”

【青崖按】首飾(*La Parure*)即國內好些人根据英譯本譯为項煉的，其法文原稿于一八八四年二月十七日在高盧人日报發表。譯文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八日根据我的旧譯本校正并加注釋。